

天恩師德感應篇(十八)(上)

余壇主家的故事

李清勳點傳師

新制高級部第一期已於去年結業，後學所學習的儒三組僅剩下第二期的三位坤道學員，只好和儒二組第二期的四位乾道學員併成一班，因此認識了學員之一的余兄，他已逾古稀之年（民國二十一年次出生），仍然神采奕奕，上課十分認真，還獲得全勤獎，平時白天都在基隆啟化堂當義工。夫人張姐（民國二十四年次出生），身體十分硬朗，講話時中氣十足，在家相夫教子，幫忙照顧孫子，一家三代和樂融融，是個典型的修道世家。

課中休息時，余兄曾問及領命一事，後學告訴他，是由地方前輩推薦，老前人考核通過才放命。他說他的老丈人張金相點傳師授命時並非如此，而是在訓文中出現他老的

名字，叫老前人放命給他；而且他的夫人張姐，曾因吃錯藥，小命幾乎休矣，靈魂出竅到鬼門關走了一遭，幸賴天恩師德加被，才能逃過一劫。這席話激起後學的興趣，希望能安排，讓後學親自拜訪張姐，聽她敘述第一手的「地獄遊記」。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時，由王敏仲學長開車，陪後學到基隆長庚醫院附近的國家新城，拜訪余兄、張姐一家人。

輔助前賢張道盤

德育群生金言談

大道宏展相辦事

仙佛助道到塵凡

余兄拿出五十七年五月廿六日的結緣訓文，從鎮壇詩可以清楚看出來，張金相點傳

師受「敕封為「輔德大仙」。余兄說，張點傳師於民國三十六年求道，當時正好六十歲，民國四十年領點傳師命，民國五十六年歸空。

在某組線某次的結緣訓文中，濟公活佛指示張金相必須領點傳師命，然而該組線卻找不到有這姓名的修辦人員。早期從大陸來的前輩們常有往來，該訓文傳到張老前手中時，張老確認本方道場有此人。因為張點傳師在瑞芳周前人家中求道，沒多久就清口茹素，發心修辦道，是個不可多得的修辦人員，以前前輩們都知道有這麼一號人物，張老前人明白，因為張點傳師年事已高，老天想讓他能有更多機會代天宣化。領命後，張點傳師夙夜匪懈，全心奉獻道場，二十年的修辦中，渡化親友無數，有七位同修先後承領天命。早期交通不便，大都步行或搭火車、公車，幾乎每天都出門去巡視各廟堂，所負的責任區巡過乙遍，就要花上一個月，如此探望老道親、成全新道親，犧牲奉獻，不辭辛勞。往生前在醫院住了一個月，回

家過中秋節，隔天又出巡了，才到第一家，就覺得身體不適，心想可能是躺太久，向壇主要了些萬金油塗抹在太陽穴等處，才覺得清爽些，便起身告辭了，不久被發現坐靠在路邊的大榕樹下往生了。走的瀟灑，走的無牽無掛，揮揮手，沒有帶走天邊的一抹雲彩，卻已證得大仙果位。

黃蓮黃粉色同質異

求道修道表？不一

聊完了大仙事跡，輪到張姐細說從頭：余兄原本在八堵開雜貨店，諸多原因生意失敗，只得隻身到北投某工廠作保溫工作。那年已三十多歲，懷有第六胎，且已八個月，關餉日到，張姐因沒錢給小孩買奶粉，只得趕到工廠找余兄要錢。不巧老板不在沒錢發餉，老板娘拜託張姐在工廠住一宿，明天老板一定會回來發餉。張姐答應留下來，可是胎火很盛，不吃黃蓮就無法入睡，余兄剛來此地不久，也不知道那兒有中藥行，有位小弟是在地人，自告奮勇去幫他買

黃蓮，張姐見這黃蓮是粉末狀，與她在八堵買的不相同，但顏色是一樣的，她心想或許是北投中藥店的老板比較勤快，把塊狀的黃蓮研磨成粉狀吧，也沒有先嚐一點看看，就這樣一口吞下整包的「黃粉」，不到一秒鐘，食道如萬刀在割，胃部絞痛作嘔，將剛剛吞下去的幾乎全吐出來了，但仍然全身痙攣，兩眼發黑，身子一仰就不省人事了，老板娘見狀，趕緊拿出五百元，叫余兄催計程車，趕快送台大醫院急診。

張姐說，因為父親是點傳師，先生是壇主，她為了照顧一家大小，沒時間去參班研究，而且對鬼神一事就不怎麼相信，吃素也是配合家人而吃，對道並不瞭解，是屬於鐵齒一族，也才惹出這場地獄遊記，也因此才讓她徹底覺悟，修道才是唯一正途。

千山我獨行

不必來相送

黃泉無客舍

今夕宿何家

靈魂出竅後，獨自一人行走在大馬

路上，路面是大小石子鋪成的，天色還算亮，大約走了二十多分鐘，奇怪，怎麼只有獨自一人，四週一片死寂，不會看到前面有一座拱橋，橋頭站著兩個「人」，一個是人身牛頭，一個是人身馬頭，兩個人最少都有七、八尺高，一個拿著三叉戟，另一個拿著芭蕉扇，把守在橋頭兩側，張姐心想：「這不就是牛頭馬面嗎？怎麼好像是陶土捏的一般。」還想用手去摸他們的手臂，這時聽到他們開口講話了：「我們是真的牛頭馬面，小女姥快從這橋過。」他們示意叫張姐走上拱橋，張姐心想，完了怎麼闖到地府來了，想調頭落跑，才一回頭，後面居然是絕壁，想往左往右逃，一樣又是碰壁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「這是條不歸路，不用奇怪，乖乖的從這？過去吧」，張姐很無奈的登上橋頭，仔細的瞧了一下，這座橋面是用水泥磚塊鋪成的，兩邊都沒有扶欄，看來有點恐怖感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橋去。再定神一看，不遠處還有另一條橋，和這座橋平行，一樣是拱橋，但那材質好像是

粗麻繩編成的，風一吹還會左右晃動，有許多人從那條橋走過去，而這條橋只有她一人，心中是很狐疑。「那一條橋就是奈何橋，你不可以從那邊走，趕快從這條橋過去。」他們又再催促著：「再不快走，就把你又下橋去給銅蛇鐵狗咬。」那隻三叉戟已往身上刺來，嚇得她不得不快速登上橋去，只見橋下清澈見底，連小魚在水中漫遊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心想這兩個牛頭馬面真會騙人，那有什麼銅蛇鐵狗，才一動念，只見原本清澈的河水，變成翻滾的黑水，水中現出一條大蟒蛇，身子有牛身一般粗，長得不見首尾，在水中滑行者，仔細一算，竟然有七種色彩；突然水面下冒出一隻怪物，身子像大象，頭像狗，全身黑得發亮，在水中載浮載沉，突然一仰首，張開血盆大口，露出鉅齒狀的大鋼牙，一付要跳上來吃人的模樣，嚇得她三步併作二步跑，飛也似地衝到對岸。

愿不能了難把鄉返
陽世違愿陰間受罪

橋的這端景象全然不同，天空是灰朦朦的一片，頭頂有很大的壓迫感，奇怪的是，路上都是男生，只有她一個女生，走了好一陣子，看到一棟大宅院，有一大群人，縮手縮腳蹲坐在地上，外面好似罩著一個大簍子，那情形就像雞鴨用竹簍子貼身罩著一般。正聚精會神的打量那些人的相貌，好像都不認識，有些人被拖出來鞭打，看似痛苦萬分狀，打完後又爬進簍子內，突然一個清晰的臉龐出現在眼前，那不是婆婆嗎？張姐大聲的吆喝著：「婆婆！」只見婆婆在簍子內，用手畫了個圈，點一點，又比個三的手勢，張姐明白了：「您是說一天照三餐打嗎？」婆婆點了點頭，又作手勢叫她快走快走，不要再來，張姐流下傷心的淚，婆婆雖然有求道，而且曾立下清口愿，可是晚年患了肝癌，卻因此破了戒，病痛一年多就往生了，也因此回不了理天，還得一天照三餐打，不知何時才能出頭天，張姐傷心痛哭，只得繼續往前走。

(續下期)